

郑永年专栏

# 认同政治与时代大冲突

认同政治（identity politics）这一概念出现在20世纪后期，特别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时期。一般意义上，认同政治是指在社会上人群因性别、人种、民族、宗教、性取向等集体的共同利益而展开的政治活动。但因为认同政治指向群体，而群体则是无限可分的，所以认同政治所指范畴越来越广、越来越深入、认同划分也越来越细微。

例如性别，传统上的男女性别迄今已经发展到LGBTQ（即Lesbian女同性恋、gay男同性恋、bisexual双性恋、transgender跨性别者和queer酷儿）等范畴。随着科学对性别认识的深入，未来出现更多的性类别也不足为奇。

再如，传统的民族定义到了今天已经不再适用了。原本同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群体，由于不同群体所持的不同政治或者价值观，可以有效分解原来的民族概念。台湾和香港一些人鼓吹的“民族主义”就是这种现象。实际上，认同政治一旦和价值观（无论是道德上的还是世俗的）结合起来，必然具有了无限可分的性质。

尽管认同政治的结果往往背离西方自由主义，但认同政治恰恰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产物。自由主义往往和自由、民主、人权、尊严、公平、正义、和平等等概念结合在一起，认同政治因此也对各个社会群体产生着无限的吸引力。认同政治产生之后，对一些诉诸认同政治争取权利的社会群体，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效果。美国最高法院最近通过一个历史性裁定，联邦就业法律保护LGBTQ员工不受歧视，雇主不得以这些员工的性取向为理由解雇他们。

但总体上说，认同政治积极的成效屈指可数，其大多数诉求的满足，仅仅停留在理论和法律层面，离诉求的实现还有很大的距离。经验地看，人们不难发现，一些认同的可能性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，几乎近于乌托邦，很难真正转化成为现实；更有一些认同，其实际的效果随着认同的浮现、深化和强化而背道而驰。

在实际生活中，当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，就是以认同政治掩盖阶级（阶层）政治，以身份平等掩盖实际的不平等。在西方，因为“一人一票”制度的实现，认同政治所产生的政治权力是显然的，在理论上、法律上都给予了“人人平等”的地位。但犹如在“上帝面前人人平等”一样，不同性别、种族、民族、宗教和社会群体等在实质上还是不平等的。

美国黑人抗争运动从上世纪60年代延续到今天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尽管人们都会认为，抗争为通向平等之“必由之路”，但现实地说，这个“必由之路”也仅仅是假设，或者说一种可求不可得的理想。

## 导向冲突和纷争

更为重要的是，认同政治越来越成为社会内部冲突和国际纷争，甚至战争的一个主要根源。认同政治导向冲突，道理并不难理解。认同政治是建立在“自我”与“他者”的区别，甚至是矛盾之上的。在社会群体内部因为群体的“无限可分”而产生冲突；外部因为对其他群体的歧视、妖魔化而产生外部冲突。这些一旦表现在国际社会，便演变成国家间的冲突。

认同政治所导致的内部冲突，最

显著地表现在冷战结束以来的恐怖主义力量的崛起上。在社交媒体时代，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和选择自己所需要的“思想”，并且也借社交媒体，把自己的思想或者所接受的思想转化成为行动。因为从社交媒体自由选择而来的思想，往往具有“蚕茧效应”，即人们为这种非常狭隘的思想所裹挟，人们的行动越来越具有激进化甚至暴力化的特征。中东“伊斯兰国”的崛起和各国“投奔”伊斯兰国的年轻人，都具有这种特征。

美国当年借九一一名义入侵阿富汗及伊拉克，掀起全球性的所谓“反恐战争”，激化了中东乃至全球伊斯兰世界，所导致的用极端宗教信仰名义，在各地开展的恐怖袭击，倒过来助燃了伊斯兰恐惧症以及白人至上主义思潮。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相信异教徒迫害穆斯林，所以鼓吹在全世界对非伊斯兰教徒（甚至不同派系的穆斯林）发动用“圣战”包装的恐怖袭击。

白人至上恐怖分子则利用这些“圣战”为借口，相信穆斯林要消灭现代西方文明，所以必须对其赶尽杀绝。这也是发生在2019年震惊世界的新西兰回教堂枪击惨案的背景。很多证据显示，干案的澳大利亚籍青年嫌犯单独行凶，他因为接触了极右纳粹主义思想，而自我激进化。这种极右思想强调白种人的纯正血统，因此不但由于九一一事件而仇视穆斯林，也排斥西方社会里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其他非白人。

很显然，此类认同政治已经给那些多元宗教信仰的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。人们担忧的是，无论是言论自由还是社交媒体，都有效地促进建立认同政治的激进化，而激进化的行动会随时爆发出来。

如果说由认同政治产生的恐怖主义，是人们谴责的对象，那么由认同政治导向的国家分裂主义，则往往具有诱人的魅力，为人们所颂扬，因此往往对多民族国家构成致命的威胁。苏联的解体，即刻造成了东欧国家从苏联集团解放出来；与此同时，认同政治则强化了诸多国家内部不同民族群体间的冲突，导致了原先国家的解体。西方基于“人权高于主权”之上，鼓励和促进这些国家的解体。应当指出的是，西方“人权高于主权”原则，本身便是认同政治的产物。

然而，认同政治的这种效果，很快就延伸到西方诸国。西班牙东北部自治区加泰罗尼亚2017年举行独立公投，让西班牙陷入宪政危机。反对公投立场强硬的西班牙首相拉霍伊，决定用强制手段阻止公投，并获得了西班牙宪法法院的支持；法院认为公投违宪非法。

富裕的加泰罗尼亚一直不满向中央政府缴纳过重的税负，宪法法院此前否决国会赋予当地更大的自治权，更是加剧了独立的情绪。这些年来，化解加泰罗尼亚人的义愤，一直是西班牙政府所面临的严峻挑战。

加泰罗尼亚人要求独立并非唯一的例子，欧洲其他国家，包括英国的苏格兰、意大利的南蒂罗尔等，都存在长期的地方自治和分离或独立诉求。苏格兰在2014年举行独立公投失败。然而，在英国脱欧公投之后，再度引发苏格兰独立的诉求，因为苏格兰经济发展有赖于欧盟会籍。同样，以德语居民为主的南蒂罗尔，也不满意在2011年可能爆发主权债务危

机，而加重南蒂罗尔税负，导致要求脱离意大利，回归奥地利的呼声重现。

认同政治所引发的国际冲突和战争更是屡见不鲜。历史上，早期的宗教战争（尤其是十字军东征）便是一种认同政治，因为人们只认同自己的“上帝”，而容忍不了其他人的“上帝”。近代之后，西方世界随着工业化和商业化、世俗化进程加剧，国家间往往为了利益而发生冲突和战争。

西方诸国之间的诸多形式战争，包括帝国主义战争、殖民地主义战争和美国式的占领都是如此。在美苏冷战期间，两国之间尽管是世俗利益之争，但世俗利益被有效意识形态化，或者价值观化；两个阵营对立，因此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认同政治。

冷战之后便很快又出现了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所说的“文明冲突”。世界似乎又回到了宗教冲突时代。亨廷顿的“文明冲突”与历史上的宗教冲突，不同的地方在于作者在宗教（文明）之上加上了世俗的“民主”（认同政治）因素。例如，亨廷顿认为，中国和日本不属于同一个文明，因为日本已经是民主国家，属于“民主”文明。

这种以世俗现象为核心的认同政治，在冷战后变本加厉。九一一恐袭事件之后，小布什政府开启反恐战争，提出了“要不和我站在一起，要不就是我的敌人”的原则，在国际上塑造“民主价值同盟”。到了奥巴马政府，美国不怎么强调所谓的“价值同盟”了，但其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，则成为“价值同盟”的狂热的提倡者。

## 基于“民主”之上的认同政治

今天，围绕着中美关系、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，基于“民主”之上的认同政治，俨然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主题了。

瑞士《金融经济报》刊发的由苏黎世大学宏观经济学教授沃特（Joachim Voth）撰写的一篇题为《瘟疫与体制竞争》的评论，便是认同政治塑造的典型。这位学者曾经在今年早些时候（3月）提出，只要中国人继续贩售、食用野生动物，西方国家就应该限制中国人入境。这次，沃特再次提出，只要中国不民主，就无法保证能妥善应对下一场疫情，因此西方国家应该限制中国人入境。

沃特注意到，疫情暴发之后，欧洲不断有人赞叹中国的“专制体系”，能够不惜一切代价采取强力措施，取得了比西方国家更高效的防疫成果。但作者认为，中国的事例不能说明“专制”的有效性，因为俄罗斯、伊朗这样的专制政体，在此次疫情中一败涂地。

尽管欧美国家在应对冠状病毒疫情期间，也宣布了紧急状态，对公民基本权利作出了诸多限制，但民主制度凭借着毫无保留的反思能力、政党竞争、言论开放，总是能够比体制竞争对手更快地找到自身问题。

民主是一种具有极高学习能力的体制。在需要全体民众做出牺牲和奉献时，具备民选合法性的政府是无可替代的。历史的一大教训就是：长期而言，民主总是优于专制。作者对西方开始流行的“民主怀疑论调”忧心忡忡。这无可非议，但是作者把这种担忧，转化为对中国“专制”的批评和谴责，便是“认同政治”在作怪了。

实际上，这种妖魔化中国来强化西方民主认同的做法，最近一段时间

开始盛行起来。

在美国，强硬派和保守派政治精英，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国会议员，干脆用“中共”的概念来替代“中国”，其用意不仅在于人们所说的，分化“中国共产党”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联，更在于把中美制度的不同，视为是中美冲突的根源。

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月19日以视频形式，在丹麦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议上所做的“中国挑战”的致辞堪称典型。蓬佩奥批评“中共”敌视民主价值观，威胁到世界各国，呼吁欧洲盟友不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，而是在“自由与暴政”之间作出选择。

英国政府提议为了应付中国的5G技术，用“10国民主集团”或者“10国民主联盟”（D10），来取代原先的“七国集团”（G7），即在原来的七国基础上，再加上澳大利亚、印度和韩国。

据韩联社消息，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6月15日表示，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的“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组织”（GPAI）当天正式成立。德国、法国、新西兰、英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美国、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、斯洛文尼亚、墨西哥等14个国家加入该组织。GPAI旨在基于“人权、包容、多样性、创新、经济增长和社会利益”的原则，解决人工智能领域热点问题，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。

从英国和韩国的动作不难看出，这些国家基于认同政治（对民主的认同）把中国排除在外，或者把中国直接置于对立面。

很显然，认同政治已经从社会个体、群体上升到主权国家对自身的认同，对他国的排斥。正如前面所阐述的，认同政治和冲突具有内在的关联性。如果认同政治在一个社会内部已经导致了无穷的冲突，认同政治也必然导致国家间的冲突乃至战争。并且，历史经验表明，这种把世俗价值宗教化和道德化的认同政治，所导致的冲突和战争，具有更大的暴力能量。

可悲的是，无论是一个国家的内部，还是国家之间的关系中，今天世界的大趋势便是认同政治的强化。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盛行的世界，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精英，都已经陷入了认同政治的陷阱，并且陷得很深。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 
东亚研究所教授  
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